



▲《還有誰誰誰》，黃永玉著，作家出版社。



讀到黃永玉先生的《還有誰誰誰》（作家出版社，2023年），老先生已經仙去了。或許因為這個緣故，讀書中的文章時，一面為黃老先生一貫的睿智風趣而忍俊不禁，一面又有些哀痛，這麼好的文字、這麼有趣的人物，以後再也讀不到了。黃老在書中說，「有朝一日告別世界的時候我會說兩個滿意：一，有很多好心腸的朋友。二，自己是個勤奮的人。」這「雙滿意」可謂他一生寫照，應該也是先生一生所求。對此，僅從他留給我們的最後這本書中也能清晰感受到。



▲黃永玉被譽為中國藝術界的「鬼才」。

比目魚攝

黃永玉的

雙滿意

谷中風

讀《還有誰誰誰》

書中收錄的文章一共十四篇，絕大多數都是對「好心腸的朋友」的記述。黃永玉一生歷事豐富，交遊廣泛。納入筆端的人物，文化界的有王世襄、張光宇、鄭振鐸、王遜，社會名流如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等等。名人軼事本就十分可讀，加上黃永玉的生花妙筆，更令人不忍釋卷。讀這本不算厚的書，好似讀了一部現當代中國文化史，只是這部文化史是黃永玉一人寫成的，正因為如此，在或長或短的人物故事中，不但可讀到前賢風骨，而且寄託了黃老先生的文化懷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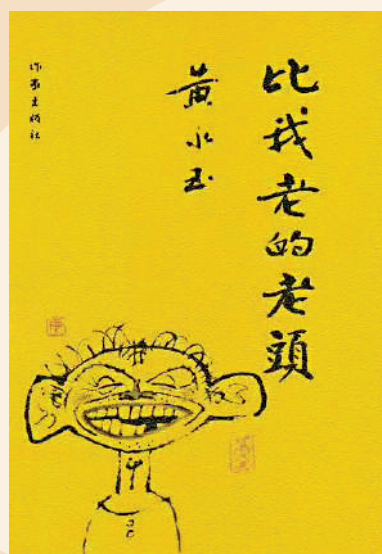
姨笑過嗎？一文中的曹阿姨。曹阿姨是黃永玉住美院北宿舍的時候請的阿姨曹玉茹。她老家是京郊懷柔的，丈夫曾是當地的游擊隊長，打鬼子時犧牲了，雙胞胎兒子被鬼子扔進了潮白河。曹阿姨孤單一人。「長相算不得好，高大魁梧，臉上沒有笑容，皮膚綠綠的，站在門口好大一影子。」到家裏來的客人總驚訝於曹阿姨沒有笑容，黃永玉卻說「她懂得人生，她也笑，她笑得不淺薄」。

黃永玉寫這位曹阿姨，就像他的畫，寥寥幾筆，人物躍然而出。他寫到，有一次，黃家來了三位日本客人向黃永玉請教問題。客人剛坐下，阿姨左手抓起四個沒耳朵茶杯，右手提了把舊茶壺，「咚！」一聲放在桌面上，徑自走了。又有一次，黃家高朋滿座，吃完了飯正準備聊天。曹阿姨忽然端了一盆熱水放在黃永玉面前說：「黃先生，你都快半個月沒洗腳了！讓大家說說。」他還寫到，一九六六年，曹阿姨此時已經再婚，先生是建築隊長，也打過鬼子，兩口子住在八大處。她回去看黃永玉一家。「叫她別來了。她說：『不怕，我是烈屬，我清楚黃先生是好人。』」當時挖防空洞，做磚坯，黃永玉關在「牛棚」出不來，家裏沒有勞力。曹阿姨就和丈夫一起用三輪板車給他們拉來三車土……

古人說，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黃永玉筆下的讀書人負心的不多，在特殊歷史時期偶有一二，黃老先生大多也給予了寬容和理解。對於仗義的普通人，黃永玉更是不吝筆墨，大寫特寫。比如，《「捨」「得」裏的老饅頭》，對一頭咬斷被抓住的爪子逃走的豹子惺惺惜惜。聽到這樁奇聞的獵戶村民也嘖嘖讚嘆，「咬掉爪子還能不痛？不單痛，還要在以後的以後忘了它，過嶄新的日子。」「那些被夾着死去的豺、狼、虎、熊，一是不懂得活的意義，一是不懂得活的方法，一是怕痛。不咬掉爪子。」《還有誰誰誰》文辭風趣，在本質上卻是一本精神大傳。作為傳主的，既有黃永玉交往的文化界人士、身邊的普通人，還包括這隻剛愎的不知姓名的豹子，以及和他們一樣卓然傲立的所有「誰誰誰」。

勤奮者的不朽史詩

黃永玉對自己人生的另一個滿意是「勤奮」。黃老先生無疑是勤奮的。他12歲就外出謀生。14歲開始發表作品，做過各種職業，不但留



▲《比我老的老頭》，黃永玉著，作家出版社。

下了大量美術作品，《還有誰誰誰》中也選錄了一部分。他從事文學創作的時間更長達七十餘年，廣涉詩歌、散文、雜文、小說等諸種體裁，作品有《永玉六記》《吳世茫論壇》《老婆呀，不要哭》《這些憂鬱的碎屑》《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太陽下的風景》《比我老的老頭》等。《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出版於他年屆九旬之際，創造了一個文壇奇跡。

而這一切，固然和黃永玉先生的天賦有關，但也和勤奮分不開。在本書《序》中，黃先生說：「出這本書之後到一百歲我還要開個畫展，起碼還要忙三四張畫。大概，大概就沒有時間再寫文章了。現在離一百歲還有一年多時間，今天是正月十五，到七月初九可過滿九十九，然後是逐步接近一百歲的一天一天爬下去；所以時間還有的是，供我把三四張畫畫完。」哲人已逝，再讀這段話，忽然明白：先生所謂「勤奮」，超越了世俗的勤勞之意，而是飽含了對光明的信心、對生活的熱情，唯其如此，故而一輩子勤在其中，樂在其中，奮力前行，不知老之將至，終於把百歲人生寫成一部令後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不朽史詩。

黃永玉 著作簡介(部分)

《太陽下的風景》

這本書收錄了黃永玉的隨筆。這些文字，主要是為了紀念山水和人物而寫的。我們能夠從中看到黃永玉與20世紀文人雅士的因緣際會，發現聶紺弩、沈從文等作家的人生細節；也能看到作者青年和壯年時代的浪漫與坎坷，他學畫的過程、對於藝術的獨到見解。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瀟灑曠達的人格魅力，展現在一行行幽默平易的文字之間。



▲《太陽下的風景》，黃永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朱雀城》，黃永玉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這是一部濃墨重彩的歷史生活長卷，一幅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邊城風俗圖畫。本書極其生動細緻地刻畫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作為湘西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的朱雀城，它的社會組成的各個側面，它所經歷的重要歷史事件，生活在其間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種種歡樂與悲苦、呼吸與悸動，構成一座古城的勃勃生機。

《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

一位67歲的中國畫家，在塞納河畔、翡冷翠街頭，支起畫架專心作畫。《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收入的兩輯文章《沿着塞納河》《翡冷翠情懷》，是作者根據短期

旅居國外寫生作畫的經歷、見聞而創作的藝術遊記散文集，記述了作者在巴黎及意大利各地親歷偉大藝術遺存的感悟、惶惑以及堅守勤拙的自勵。

一個人的文化史

在這些文章中，既有所見，也有所聞，有時是一個場景，有時是一兩句話。比如，《只此一家王世襄》記了這樣一段小故事。王世襄應香港大學之邀開講明式傢具學。黃永玉當時住在香港大學附近，便請王世襄到家吃晚飯。沒想到黃雲不請自來。那天，王世襄打扮很「土」，「扎褲腳，老棉鞋，上身是對襟一串布扣的唐裝」，黃永玉故意不作介紹，黃雲也沒把他放在眼裏。聊天時，黃雲說起香港大學請王世襄講座，說希望去聽聽。此時，王世襄笑着用英語說「I'm here this time, is to talk about my collection: Ming style furniture.」黃雲聞言，莫名其妙，黃永玉此時才為兩人互相介紹。於是，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黃雲猛然撲過去，跪在王世襄跟前：『阿爺阿爺，我失禮之極！罪該萬死！我有眼不識泰山！請原諒！啊啊呵！今天我算榮幸見到大駕，做夢也想不到！』」如今，三位當事人都仙去了，感謝黃先生為我們留下了這生動的場景，讓我們得以緬懷當代中國文化史上那些「神仙打架」的歲月。

《鄭振鐸先生》一文記了一則「聽說」的故事。有一次徐悲鴻對鄭振鐸說：「只要你承認《八十七神仙卷》是吳道子手筆，我把它捐給故宮！」鄭振鐸先生回答：「捐不捐不要緊，它不是吳道子畫的！」黃永玉沒有評判畫作真偽，只是寫到「兩位文化界起承轉合大人物的對話，再過二十年來，快一百年了，多慷慨威武。」再如《孤夢清香——難忘許幸之先生》記錄了當年美術界批判「印象派」時許幸之的發言：「『印象派』的出現，恢復了自然界的美感，更方便地表現現代生活。說他們思想上的落後，他落後他的，我們用他們開掘的思想和手腕畫我們的，把他們開拓出的色彩觀念也變成我們順手工具。就像我們搞建設買的外國機器一樣。用不用在你，沒人強迫你用。我就喜歡欣賞印象派。只是有益於我的欣賞，我畫我自己的格調。好像面對一盤你不習慣的好菜，不吃可以，你摔盤子幹什麼呢？」許幸之先生是電影《風雲兒女》的導演，而這部電影的主題曲就是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黃永玉先生此文雖然不長，卻寫出了許先生博大的文化觀念和自信的文化態度，在文明交融互鑒愈發充分和迫切的當下，讀來更給人思考和啟迪。

平凡者的高貴人格

黃永玉先生是寫人物的高手，他的散文集《比我老的老頭》已成經典。黃老先生的文字給人以圖像式的現場感。他的筆法是散記式的，一支筆好像相機的鏡頭，睽準之後，迅速對焦，咔嚓一下，定格了一個精彩的片段。數張「照片」連綴起來，就成了一篇文章。《還有誰誰誰》讀起來像《世說新語》。和《世說新語》不同的是，寫入這部「黃說新語」的，不僅有上文提及的「大人物」，還有許多文壇藝林之外的普通人。其中最讓人感動的，莫過於《你家阿



▲1951年1月6日，黃永玉在香港舉辦個人畫展。



▲黃永玉版畫作品《春潮》。北京畫院



▲《沿着塞納河到翡冷翠》是黃永玉上世紀90年代旅居歐洲寫生作畫時所寫的藝術遊記散文。

《比我老的老頭》

本書以生動的敘述和瀟灑酣暢的文字講述了那些比他年長的前輩和朋友的故事：錢鍾書、張樂平、李可染、張伯駒、林風眠、沈從文、聶紺弩、黃裳、黃苗子郁風夫婦……這些群星般閃亮的名字輝映了中國20世紀的文化天空。那些漫長的過往，錯過的歲月，艱難的世事，深厚的情意……黃永玉與這些「比我老的老頭」一起哭，一起笑，一起仰天長嘯。